



亏欠

□刘金鑫

依往年的惯例，正月里，正式上班之前，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看望奶奶。去年因为疫情，在台州的大姑和表哥未能如约赶回，妹妹和我需要坚守岗位不能休假，也未能看望奶奶。过了初八，眼见在青岛的妹妹还是没有回来，奶奶念叨着：“今年怕是也没指望了。什么时候大家能聚在一起，拍一张全家福呀！”不一会儿，奶奶的眼里就噙满了泪花。

我不敢说话，暗暗在心里感慨。奶奶今年已经93岁了，大姑和她儿子远在台州；三姑家的弟弟常驻河南某部队，年关将至才回来几日；我妹妹定居青岛，她的工作性质和我一样，节日期间不能正常休班。掰着手指算算，一年到头，真没有哪一天是能让大家聚齐的。

正月十四那天，因为弟弟要回部队，奶奶拉着他的手，又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奶奶虽然年龄大了，但不糊涂、不耳背，她什么事儿都想操心，最近几年她总是动不动就掉眼泪。得知我家事不顺，她心疼得掉眼泪，我儿子生病，她也忍不住掉眼泪，就连哥哥有一回喝了酒，拉着她的手说了一些煽情的话，她也落了泪……爷爷走后，她

独自一人拉扯5个子女成家立业，半辈子都过来了，如今她反而越老越脆弱了！我们为了不让她哭，总是嗔怪着提醒她：“一丁点的小事，搁不住眼泪怎么行？这里正高兴着呢，你一哭坏了一家人的心情，可别哭了……”

我们这一大家子人，因为生活境况四散游走。正是由于奶奶，每年才会有机会见个面。这其实已经算是很好的状态了。中国有句老话说“父母在不远游，妻儿弱不飘散”，可是你看现在，有多少家庭成员为了生计，不得不丢下嗷嗷待哺的幼儿、孤苦无依的老人、新婚燕尔的爱人，一身风尘脚踏四方。

“长大”这两个字，连偏旁部首都没有，一看就很孤独。长大后，关于回家团聚与承欢膝下的使命与情境，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。有些家庭多年未聚，有些新成员归家不识，有些黑发人急匆匆先一步撒手人寰……

那天我和弟弟与奶奶合影，奶奶从兜里掏出一个自己缝的布袋子，并抽出一张照片，问我：“你看那相片里，能不能把你妹妹也放到一起呀？”原来奶奶一直将我妹妹的一张2寸证件照带在身上。我想告

诉妹妹，让她知道老人有多想念她，可刚拿出手机，就哽咽了。除了妹妹，事实上奶奶恨不能把所有她能记起的儿孙照片都挂在腰间，大概这辈子即便到了她行将告别的那天，一大家子人也凑不齐一张真正的全家福吧！这算不算我们对她的亏欠？

正月十六，爸爸给奶奶新买了一张带夜间感应灯的坐便椅，这样她起夜的时候，就不用开房间的大灯，也就不会被灯光闪到眼睛了。这些年，奶奶一直跟着爸爸过，爸爸添置任何家用物件，都会想到奶奶这个年纪会不会用，安不安全。奶奶经常让爸爸哭笑不得，她将爸爸在山上挖来的灵芝扔掉、收藏的石头丢掉，这种“操心费力”越来越让人无法承受，但又暖着爸爸的心！

每次我去看望奶奶，临走时，奶奶都非要送我，她走得很慢很慢，可我心急火燎地赶着去接即将放学的儿子，有时候我会直言不讳地说时间来不及了，她连连点头催我快步先走。等我走到拐弯处回头看时，她依旧站在那里，那个倔强、任性、坚强、乐观、慈悲，又缠人的老人，在岁月的长河里，一路孤单悲壮地走来……

闹花灯

□徐宗志

同事桌上放着一个用纸做的走马灯，花花绿绿的装饰，一按开关，灯笼立即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煞是好看。我问同事这个走马灯是不是给孩子的玩具，同事笑着解释，那是他从网上买的灯笼，费了好大劲儿才装好，他小时候没玩过走马灯，现在弥补一下童年。

我用棍儿挑起走马灯来转了一圈，感觉回到了童年。“正月十五闹花灯”，元宵节在我的老家有闹花灯的习俗，家家户户无论穷富，都要“上灯”。那时候，大红的纸灯笼是少有人能买得起的，如果见有人在大门前挂这样一对大红灯笼，小孩子们一定会过去仰着脸端详半天，眼中充满羡慕。我一直心心念着自己能拥有这样一对红灯笼，然而直到上完大学，我也没能如愿。小时候，临近元宵节，大人们除了忙活过节的一桌子吃食，就是在闲暇之余给孩子们做各式各样的灯。那时候大多数人家都是自己动手做灯，做灯的材料随手取来，有用青萝卜刻成的，也有用胡萝卜做的，还有用小麦面、玉米面捏的，或者用厚厚的牛皮纸扎的。总之，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每年此时，不管生活多艰难，母亲总要用白面捏上12个面灯，从一月到十二月，圈沿上捏出一至十二个角儿，放入笼屉蒸出来，再插上一根捻好棉花的黍子秸秆，倒进几滴菜油，上供之后还可以用此做一锅美味。除了面灯之外，母亲还会给我们几个孩子用青头萝卜每人刻一盏萝卜灯，选大小适宜的水萝卜，挖空萝卜瓢，刻出各种动物的形状，一个精致的萝卜灯就做好了。然后插上黍子秸秆，用棉线穿在萝卜的沿子上，找根木棍，栓好，我的花灯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了。虽然我的花灯取材简单，但在我的眼里，那就是快乐的全部。黄昏时分，月亮还没有升起，我已经急不可耐地从灶房点上捻子，拎着花灯奔出门去，挥舞着、跳跃着、转着圈在村子里呼朋引伴了。一会儿，我身边的玩伴就多了起来，两个、三个、五个……随着夜幕降临，一群群孩子的黑影簇动着，大家追逐着，嬉闹着，星星点点的光上下飞舞着，各式各样的花灯旋转着，这就是儿时的闹花灯了。

现在，物质生活丰富，小孩子可选择的娱乐方式也越来越多，时代的大潮拍打着发展的巨轮，世事如棋局局新。我想，多年以后，我还会时时想起母亲刻的各种动物形状的萝卜灯，想起那些个欢乐的童年，想起那些炫目的夜晚。

月上柳梢头

□张承南

元宵节是农历正月十五，是新年希望的寄托和延续。古往今来，元宵节一直备受人们的青睐。

《红楼梦》三次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元宵佳节，可见作者曹雪芹对元宵节的独特情愫。书中描述：院内各色花灯闪烁，皆系纱菱扎成，精致非常。园中香烟缭绕，花彩缤纷，处处灯火相映，时时戏乐声喧。字里行间对花灯的描述令人耳目一新。提及元宵节的花灯，总会和月亮联系在一起，可谓“有灯无月不娱人，有月无灯不算春”。其实，元宵节也被称为“花灯节”，花灯即灯笼。

小时候，我最盼望元宵节，至今我和小伙伴打灯笼的场景，仿佛还在昨天。那时，往往距离元宵节还有好几天，我就催爷爷把花灯做好了。那时候制作花灯需要一定的技巧，没有成型的灯笼外皮，爷爷用红纸围着灯笼骨架糊上一圈，中间放上蜡烛，花灯就做好了。我不

太喜欢纸糊的花灯，提着这种花灯走路，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全身心盯着花灯的蜡烛，稍不留神，中间的蜡烛就倒了，灯笼外皮的纸也被点着了。童年时，我最得意的是提着爷爷做的萝卜灯。制作萝卜灯是爷爷的拿手活，爷爷把地窖里最大最圆的青萝卜拿出来洗干净，切掉两端，使剩下的萝卜看起来形状接近一个鼓状，然后再把萝卜瓢掏出来，棉芯放中间，倒入食用油，用铁丝再做个提手，萝卜灯算基本完成了。通常爷爷还要在萝卜灯上雕刻一个精致的“八宝葫芦”花纹，花纹仅用一笔画合成，中间不能断开。爷爷总说，这个一笔画成的“八宝葫芦”是家里的传家宝，别人是不会的。他常常在空闲的时候，教我画八宝葫芦，儿时的我对画葫芦没有多少兴趣，经常半途而废。直到爷爷去世，我也没有画好“八宝葫芦”，如今想来，懊恼不已。爷爷做的萝卜

灯，别致好看，尤其是在晚上，点着后，整个萝卜灯晶莹剔透，远看宛如一轮皎洁的明月。我提着萝卜灯和爷爷走在胡同里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留下一长一短的身影，留下我童年的足迹。

前些天，我带女儿去超市，看到超市里的花灯琳琅满目，让人眼花缭乱，有栩栩如生的生肖灯，有流行前线的广告灯，有吉祥如意的荷花灯，有复古精致的传统灯，这些灯不仅会闪烁着炫彩的灯光，有的还会旋转、会唱歌。从当年的纸糊灯笼到如今的智能灯笼，我不禁感叹时代的发展、灯笼的变迁，萝卜灯的影子也时常在我记忆里晃动。

偶然间，我读到诗句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心中却另有一番风味，我脑海里浮现了月光下一长一短的身影。在月上柳梢头的夜晚，在暮色低垂的黄昏，我留恋着童年美好的意象，留恋着童年的足迹，更留恋着爷爷的模样。